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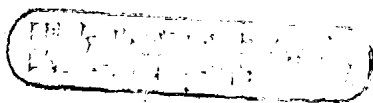
辭歲	舒予
從西安事變談到中國民族的復興	白浪
一九三六年國際大事之史的述論	貞夫
張家日記實通訊	人序
迎新詩	魯方明
月夜(小說)	綠波
月亮升起來 戲劇一稿	沙金

第 二 期



贈閱

零售每份伍分





本期目錄

論著

辭歲.....舒子
 從西安事變談到中國民族的復興.....白浪
 一九二六年國際大事之史的述論.....真夫

雜文

故鄉雜寫(通訊).....葉萍
 思想方法論.....G. 龍
 感情的點滴.....戈輝
 張家口記實(通訊).....人序

詩歌

迎新.....魯方明
 示威.....戈輝
 月夜琴聲.....琴

小說

月夜.....綠波
 運貨的人(續).....劍盜
 冬夜.....羅賢書

戲劇

月亮升起來(續).....沈金

編後話

編者

辭歲

舒子

一九三六過去了。那是預言家所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年。

牠無恙，雖然牠已為惡魔們戮了無數的創傷。

惡魔們想把這世界給整個毀了，用炸彈，毒瓦斯，和

一切瘋狂，陰惡的伎倆。

然而惡魔們沒有想到，奴隸們已不是那樣——像一九

四那樣的乏貨。

奴隸們已把「和平」武裝起來，從這裏到那裏。

從這裏到那裏，拉開了陣，這是「和平」跟「戰神」

的搏鬥！

「和平」的弟兄是多呢！

把惡魔們圍起來，他們要動手，就繳他們的械。

世界是「我們」，不用懷疑。

這就是一九三六的收穫；在這辭歲的時候，讓「我們

」來歡志罷。

迎上一九三七，加緊的努力，「我們」要把這痛苦，

儘這一年，早點結束。

有這樣信念的弟兄，在這元旦日，我請求你們宣誓！

一九三六，一月三十一。

論著

從西安事變談到

中國民族的復興

白浪

自本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全國上下真的在惶恐焦急中度生活；不知道這件關係整個中國存亡的事件，將如何開展？全國輿論界對張楊行動加以斥責，學生界加以咒罵以及社會人士的加以攻擊，……為的是中國在這種不良環境中，實在不能一刻沒有領袖；沒有領袖，中國將再變為羣雄割劇的局面，在自相踐踏的情況下，必然地會遭到列強的豆剖瓜分，這就是就西安事件惡化以後的推測說，至於說到對它的解決辦法，中央已在事變次日明令將張楊等撤職查辦并下令討伐，這是中央適當的處置，國人誰也不能反對的；不過國人對歷來內戰的痛絕，無論如何希望中央非在萬不得已時，不能運用軍事；一則可以保全領袖安全，一則可以保存國家實力，這種呼聲，博得全國一致的贊同，西安事變之得以採取和平方式解決，不能不說是出自「全國民意」的傾向。

西安變亂，事起非常；雖國人多惴惴不安，可是大都

力持鎮靜，不受絲毫影響，直接顯示國人各方面的進步，間接証明了國人愛國心的熱烈；所以半月來國內各地平靖如常，我們相信這就是中國民族復興的象徵。

在先誰都恐懼着西安事變的惡化，將步西班牙內戰的後塵，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這樣演變的結果，不特領袖生命不保，即西安全省各重要都市及無辜的人民，將因此而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所以全國各界不能不誓死呼籲和平，願中央剛撫並用，最好絕對避免軍事的衝突，後來經全國各將領如閻，宋，韓等的苦口勸告，及宋子文的辛勞奔馳，終於使蔣院長於本月二十五日午後平安脫險。這真是中國萬代之福，無怪全國各地要同聲慶祝了。

想來大家還記得蔣院長蒙難的消息，傳到綏遠前綫的時候，傳將軍頗足戰士們哭的發瘋的傳聞吧，在那時一敗塗地的匪僞軍，又思捲土重來了，試想我們這時是如何的不安啊！然而我們前線的戰士，不特不因此事變而動搖軍心，反而更堅決說，要抗戰到底，他們這種偉大的精神，真值得國人萬分的欽佩，因此也證明了中國軍人的進步。現在蔣院長已安然脫險了，前線的戰士們啊，再勇敢地前進吧！

關於西安事變因，我們究竟還不清楚，所以不敢加任何

批評，只是張副司令能顧全大局，一變從來軍閥們那種「將錯就錯」不悔悟，不同頭的態度，未始不是新軍人道德的表現，尤其他能慨然與宋子文同機飛京，負荆請罪，其人格之偉大，實非筆墨所能盡，倘此種精神能為後世軍人法，不能不說是張副司令的功績，那嗎除了我們向他此種精神表示敬意外，我們還有甚麼可以讚賞他的地方？

經此事實以後，國人的團結更加堅固，國人的愛國觀念更加濃厚，中國民族復興的基礎可說已經奠定，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個個愛他的國家，愛他領袖；我們也希望蔣院長對於抗敵救亡從此下最大的決心，領導中國的健兒們去建設新的中國！

中國人民的向心力已逐漸發達，團結力已逐漸堅固，我們整個國家的實力在那兒潛伏着，此次西安事變把我們的國際地位增高，使我們的友邦？（不敢再試用其以華制華，從中挑撥的故技；中國光明的前途展開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有無限希望的。失望和抱悲觀的同胞們，振作起來，怒吼吧！

十二，二十九日完稿

一九三六年國際大事之史的述論

(一)序章

時間緊隨着歷史不住地新陳代謝，認人認爲有爆發第

二次世界大戰可能的一九三六年，居安在幾度緊張的局面中度過了，眨眼是一九三七年的開端。

國際政治舞台上劃分了維護現狀派(已得利益)與推翻現狀。(自己認爲不滿現狀圖恢復所失，或想而未得之利益)兩派：由於彼此的水火不相容，最初使焦慮的以德義爲中心之殖民地問題，德恢復萊茵國防問題，以意爲中心之煤油制裁問題，有關中歐全局之奧復辟問題，有關東歐全局的德俄復仇問題，這些國際的爭端，而促成戰爭的爆發。

可是這兩派均未各走極端，世界上終形成了集團勢力的對壘；一年來表現的事實，從日本退出海縮會議，意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希特勒撕毀洛迦諾公約，西班牙的非內戰，以至日德日義協定的成立和汎美洲會議的開幕有的是血腥的記錄，有的是已形成的局勢足以影響今後的國際關係，還記些我國國內的大事，將一年來繁瑣的事迹，舉出重要的數端，在這歲暮的除夕，來一個簡單的清算，

作未來世界的前瞻：

一、日本退出海縮會議

由於列強間缺乏妥協因素，早被世界言論家認爲必遭失敗的海縮會議；終繼續從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來議程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重開於英京克勞倫斯大廳。日本堅持共同最高限度而謀取量的縮減，峻絕討論關於東亞政治問題及太平洋島嶼的軍備問題及其他提議；經過極度緊張卒于十五日一場激辯中全體表示反對日案，日遂於是日下午宣言退出。

從華府會議起，十五年來的海軍會議，開過四次，詳細經過且略不談，下面簡述日退出海會的影響：

海軍問題和政治問題是不能分開的：海軍問題不過是列強再度分割世界市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程中表露軍備上矛盾現象，海會實際包含的遠東問題地中海問題汎亞美利亞洲問題，圖以和平方式取得諒解和妥協，海會失敗，擴軍自難免，英美更急增建海軍根據地，美增防阿留西安羣島及夏威夷菲律賓，並增主力艦，英設防香港並即開國防會議，而德國重訂軍備政策，俄亦擴軍，而日本得鞏固

貞夫

在東亞地位，急進獨斷計劃，軍人干政深刻化，英日在華利益諒解的停頓而促英美接近，西太平洋國際均勢益遭破壞。

由五強變為四強的海會，法起工通告案，意建艦早期通告，英並討論質的限度仍有會議，以後不值談了，東亞半殖民地的中國，對和平益覺失望。

二、日本暴力政變

十七世紀英國大革命，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廿世紀俄國革命，意法西斯黨佔羅馬等政變，均不及日本二二六政變之時間突進與方式的奇特。

自五一五事變後，元老重臣與少壯軍人衝突即開始，中間的中俄外交，團琢磨男爵及永田的被刺，美濃博士被襲殺，以至總選舉政友會失敗，民政黨以二〇五席對政友會一七五席而勝利，促成事變的遠近因。政友政綱以積極自主外交之貫徹與經濟外交充實而與法西斯攜手，岡田力求外交一元化，以元老重臣壓倒少壯軍人，並派有田使華以外交解決中日關係，齋藤主張日俄互不侵犯及高橋反對國防擴軍等而引起廿六日三千皇軍佔領政府機關，屠殺元老重臣的大政變。

結果由元老西園寺推薦外相廣田弘毅出任首相，與此

事有關之荒木等均受懲，寺田永野分任外相，在軍部財閥支持之下，廣田內閣遂成立，陸海軍預算和所謂國體明徵，庶政一新，廣田終是一個緩衝的力量，但軍人干政及對華政策的強化，依樣活躍着。

三、希特勒撕毀洛迦諾公約

希特勒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廢除凡爾賽和約限制軍備條款後，藉口法俄協定威脅德國違反和約存在及法得在俄德衝突時助俄而有違約可能之理由於三月七日進兵萊茵，對凡爾賽和約四十二條及四十三條規定萊茵兩岸五十里內不得設軍備及駐屯軍隊公開推翻，為雪滌戰敗國的恥辱。

洛約本德所主動，戰後受法壓迫而求親善並請無關國家加入作保，而經法拒絕，後經英外長張伯倫，法布里昂，德外長斯杜納斯曼努力結果，於一九二五十二月一號於英倫敦簽定，簽字國為英德法意比，德國利益在得休息機會減少戰爭賠款入國聯及減少許多束縛，相反的是承認萊茵為非武裝地帶凡爾賽和約及不得仲裁方法解決德波德捷問題，法比多了國防保障所以張伯倫說：洛約成立為戰爭與平時期的分界，而終被德推翻。

(未完)

雜文

故鄉雜寫

索律

我是在湖南的鄉間長大的，所以鄉村意識至少也可說化會了我一部分的人生觀。當鄉村的景味，映入我的意識中時，我真要為那些不幸的人們落淚！

不知怎的，我的故鄉近年來老鬧旱災，人們的生活便越發窘困起來。據地方的父老們說：「這又快到『末劫之年』了。」這個名詞，在我腦子裏非常稔熟，記得當我很小的時候，便常常聽見祖母這樣說。據他們的解釋，「末劫之年」就是人們遭逢災難，而生命即被老天爺收回去的年份。

我們地方的人民，都是很能作活工作的。他們教訓子侄常這樣子說：「好幹別的都是敗家子，只有好幹活才是可以旺家的」。又常說：「手能扶犁，腳能登耙，纔是好男兒」。

鄉村地方，民風閉塞，文盲之多，真是不勝枚舉。小學教員要算是一村的聖人，無論是買賣田產的契約，或借貨銀兩的證字，都要擺上土產的酒菜，以作報酬，請這位僅有的代筆人去寫！但假如遇着秋假春假的時侯，往往寫

一封普通信件竟繞到滿村而找不着一個能識字的人。生計習慣是很勤樸的；若某一個人染上了賭博或是好吃懶作的習慣，人們不但認為他是他家的逆子，而且是人羣中的敗類。若至於連鄉村的婦女們孩子們也都笑罵他蔑視他的沒出息！

封建的殘餘勢力，在鄉間還潛伏的很深，假如一男一女私目的發生了戀愛，便給鄉夫鄉婦們添了很好的談料；於是廟門的台階上，向陽的土牆下，或是柳樹的蔭下，大家便都托着煙管蹲着或坐着，談論這件極可恥的事情。

秋季是農人們最快活的時期，也是他們最辛苦的時期；熱烈的陽光下他們都袒出赤黑的胸膛，把破汗衫斜掛在肩頭，光赤了腳，荷了鋤頭，帶了鐮刀走到田間去。醬色的頭顱上滴下點點的汗珠，然而他們不覺得那是痛苦，並且「商工作，「商還唱着「小寡婦」一類的俚曲。

收割的時侯，他們是無論晝夜，總是忙忙碌碌，甚至連飯也吃不好，覺也睡不安；所以一個「生命攸關」的快樂的秋季，常常使他們眼睛熬得紅腫，四肢累得酸疼，且常常因勤勞不息而生出病來。

鄉村人的衣食住行，都是很簡陋的，假如一個衣食豐富的人，度儉了都市生活，若忽然叫他走到鄉間去，他必

然會感到深切的不安。或竟以為這是非人區域。他們的生
活實在是很苦，大多數的人是吃糲米搽糖做成的餅子，有
的家裏地畝較多的纔能吃純粹的糲米餅子。他們所住的房
子只用草和土砌成，冬天是冷，夏天屋內便發生氣味。屋
內唯一的是一個寬大的土炕，婦女們作針線活計，養孩子
等等全在這上面。他們的生活，大抵是完全仰賴於農業，
偶或有人在集鎮上去賣燒餅麻花，或豆腐雜面之類賺幾個
錢來養活家口，便引起了人們羨慕他的「端木生涯」。

「思想方法論」

艾思奇著（生活書店出版）——價三毛

在我們新近感到出版界鬧着飢荒的時候，尤其是關於
哲學的書籍更顯得貧困。可是就在這青黃不接時，艾思奇
先生先後寫了「哲學論集」「思想方法論」和從俄國搬運過
來的一本「新哲學大綱」，我要介紹的就是上面第二種。

本書是先從「本體論」下手的。哲學向來有兩個根本
問題——就是精神和物質（或思想和事物，或是思維和存
在。）到底是物質產生精神呢？還是精神主宰物質呢？主
張前者的是唯物論（精神是依附於物質的），而主張後者的
觀念論（也就是唯心論），從來哲學上的「心」和「物」爭
論沒有休止過，雖然康德的二元論，想把二者調和起來，

命運圈圍了他們的人生，遇着一個荒歉的年頭，家裏
沒有存糧，生活便立刻發生了問題。樹皮樹葉嗎？不是自
己樹上長的那裏會摸得來吃？因為在平常，這裏全是些僅
能自給的農民，財主是稀有的。

父老們鵠立在街頭，那種嘆息的樣子，想起來真替他
們傷心，所能使我敢硬着腸子回憶的，就是這裏的人們還
沒有都市人們那樣的虛偽，淫奔，與罪惡。

謀妥協的解決，但是折衷主義不幸還是十足的觀念論者錯
誤。本書把「觀念論和思想方法論」的「誇大主觀事物而
抹殺了客觀事物」很正確的指點出它的謬誤。有了最基
本的唯物論基礎，把握這正確的宇宙觀，才能對於萬事有了
正確的辨別和理解。

第三章是「認識論」。我們知道認識是從實踐中爭取
的。認識發展的過程——感覺，表象和概念。康德，休謨
，洛克，巴克萊諸人就沒有把握最正確的過程而自陷於觀
念論的污油，或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至於判斷，
推理發展的過程怎樣是「演繹的」三段論法，和「歸納的」

推測，本書都舉出現實生活的例子表明，的確是「把理論和民族解放問題連繫起來。」

第四章是「形而上學和思想方法論」。這種架空的想法，正如有理論而沒有實踐做基礎一樣虛幻。「唯物論根本觀念」是把一切事物看做從發生，經過發展再是沒落的過程來看。

第五章是「唯物辯證法的諸法則」第一是矛盾統一律。第二是質量互變律（由量到質和由質到量的互變）本書有顯明例子易於一目了然。第三是否定之否定律。其中含有三個階段：一是「肯定」(正)二是「否定」(反)三是「否定之否定」(合)。每件事的發展過程都可以拿這來作通常解釋。本書也有淺顯例子，使讀者不會為哲學上抽象難解的名詞所迷糊。

第六章是「唯物辯證法應用上的要點」這一張較出色的，作者費了自己的心裁。我們要把每件事物的各方面觀察到和完全把握住，用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實踐配合起來，認清社會的特殊形式，那末才有正確的法則，而非架空的觀念論和自稱「一個新的理論那樣的可笑。」

本書用很淺顯例子來解釋每一個哲學上玄奧的名詞，而且把理論和現實生活以及民族解放問題連繫起來，啓發讀者對於哲學興趣和生活的重要關係。本書可以說是數月出版界給我們很少滿意作品之一。

感情的點滴

戈輝

(一)

叔父昨天從天津來北平，說是醫治他的「精神病」，也是叫他離開他的職業，不叫他再作事了。但是，一家的生活上那去找？唉，正在年青的哥哥也要賣腦汁去了，賣血汗去了。

「……我我……我回南……南邊……沒飯吃……家，家沒有了……唉……家？……房子……那是我們的家？……」

他向我訴着他的回南——我的老家，在紹興——經過的事項。他的舌頭大了，兩個額骨突出，生活的痕跡深深刻在臉上，牙齒一個真的沒有了，只是些「人造」的代替着他的牙，他的手緊捏着拳頭。拿起一支香煙塞到我的墨水瓶裏——我在寫字。

「……不叫寫字……不叫寫字……寫字？……不能吃飯！……寫字不能代替吃飯！……」

我不敢言語，我還在寫，他把我寫的字撕得粉碎。

「不寫字，……死死死……呼呼……死……」

我不放抬頭，淚水在眼裏打轉。

張家口紀實

人序

車過了青龍橋，漸覺得冷起來；便掩上車窗，好在以後沒有什麼好景緻了，用不着脖子伸出窗外，瞪着兩隻眼睛去細心眺覽。車廂內異常溫暖，不過在暖氣裏却雜有香煙味及羊毛味，很是刺鼻。原來在臨座的椅上，坐着兩位本地老鄉；他們身上都披着毛兒又粗又長的老羊皮大氅，雪白的毛，這時已變成了灰色。他們兩手交插在袖筒裏；弓着腰，低着頭打瞌睡；黝黑的臉直低到胸部，顯得他們是極端的無聊而又疲倦。

漸漸的，烟氣繚繞，好似雲霧般的籠罩了全車廂。這時已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所有的旅客們多半都斜靠在椅上瞌睡；不然也只是斜眯着眼睛靜坐着；有那精神特別好的，就顛起腿來，兩個人面對面的閒聊天。但他們的話音，却被隆隆的車聲給掩住了。

車過了康莊，走出了環山的包圍。道路也坦平了，速度也加快了，而視線因了沒有山的阻擋也為之一敞。但這時暮色却已慢慢的降下來。最好看的就是那日落西山的一剎那：金黃燦爛的光輝映照了半天，上面是蔚藍色的深空，幾隻晚鴉孤單單的飛着，遠遠幾處人家的炊烟絲絲縷縷

「我……我……不寫字了！……」

(二)

早上我出去吃點心，北風在我耳朵上亂刺，眼睛流出

了風淚，我加緊了脚步。

「積德，把他抱去吧，頂好的小小子……」

一個老太太迷着眼，用手指着前頭那個男人。

「唔，唔。」

我不明白，我問那老太太：

「什麼事？」

「一個小孩，剛生下來養不起。」

唔！剛生下來的小孩就被遺棄。什麼世界？什麼世界

？……

(三)

母親叫我送車錢去，多了不給，哥哥在旁邊叮囑我：

「利害一點！利害一點！」我不知道怎麼利害？……

「給你們卅枚吧！」洋車夫向我哀求：「我憑良心，又

拉了一個大海，我要多要錢買藥吃！一家老老小小的……

「我們正在說話，哥哥出來，上去要一個耳光，我拉住了，

我把他拉進去。

「別言語，再給十枚，多了我沒有。」我從口袋裏拿

出五個大銅子，給了，「謝謝您」。

哼！血汗真不值錢哪？……

x x x x x

世上賣血汗的人們，賣腦汁的人們，撈起手來吧！別

再在這吃人的世上忍辱了！時候到了！

一九三七，元旦。

飄蕩在空中。極目而望，那天邊幾縷雲霞，彷彿塵上，罩着一層杏紅色的光燭。這正是太陽的餘輝，牠收成了感候，就如比偉大而又美麗。再低首一看田裏，雖然已在秋收之後；但阡陌縱橫，田畦依舊；只是少了一些綠色成分來點綴。所看到的，除了一片枯田之外，就是些乾枝，微掛着幾張黃葉迎風飄蕩。這樣正表示出秋景的慘淡蕭瑟與淒涼。尤其是旅人們看了，特別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寂寞，心裏更覺游游不定。

晚七點才到了張家口，這時天已深黑。當車將進站時，地勢較高，由車內外望，只是萬家燈火，燦之閃爍。下車後覺得特別寒冷。幸有張同陳來接我。並由他們僱車到怡安街一家飯館去吃晚飯。我因為勞累了一天，身體已感到十分疲乏；再因人地生疎，下車後就迷了方向。只好糊糊塗塗的隨着他們走。等到坐上洋車，身體顛搖着，兼被冷風吹得久了，才由昏沉中清醒過來。抬頭一看，前面巍巍的高山，被月光照着隱隱約約的猙獰可怕。車子離車站漸遠，轉了幾個方向；很快的走入一條較為熱鬧的街市，這街的形象，極似北平的大柵欄。兩旁商店林立。電燈照得耀眼。雖在這深秋的時候，氣候很是寒涼，但行人依然不少。間或有一兩家舖戶放着無線電，或唱着唱片，於是

便圍起了一羣人。據說這條街乃是全市最繁榮的地方；如戲院，浴室，餐館，百貨店以及各較大的商店全在着。我們吃飯的飯館，其門面乃為全市之冠。所使我最為奇怪的！裏面還有許多年紀很輕的女招待員。她們穿着各色的衣服，來往於各飯間中，比較起男役來更為敏捷而又伶俐。有時提高嗓子，用輕粹的聲音或報帳，或報菜，或送客，全沒有一點勞苦形色，顯得他們非常的熱心於她們的職務，肯負責任。所可惜的，據我在彼處一個多月來的觀察，那地方的人士，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同情；而且每每談起女招待的事情來，字裏行間，總含有輕薄的意思。

吃過飯，高擡圓腹，閒隨隨着，一同到澡堂去洗浴。好在路並不多，而且還借此消化消化腹內的積食。浴室內的樣式與待遇，和北平的一般，尤其是裏面的伙計們多半是由北平的澡堂裏過去的。或者就是他們的同鄉，本地人實在很少。浴後，閒躺在木榻上，溫暖的空氣令人感到非常舒適，一天的疲憊，忘掉了大半；便拿些話來與伙計們聊天，若提起北平來，他們更高興了，昂首揚眉的向我叙說他們以前在北平的事蹟，好像曾立過多大功勞似的，等到他見我眯着眼睛現出那倦倦欲睡的樣子時，便悄悄不聲不響的走了。一覺過後，已經是十一點鐘。浴客只剩了幾輛

詩歌

迎新

魯方明

「如果冬天來了，
春天還會遠嗎？」
不見眼前展開了
新的日子！

艷陽下將洋溢着
向榮的秀色之芬芳，
燈下守歲，
浮游於未來的歡欣中了。

大地更新的時候，
田野裏要滋生着新力
茁壯的芽子，
自然會綠遍了芳郊！

當春風拂過了山頭，
農人們牽着耕牛
來播着種籽，
墾殖於荒蕪的新地！

一九三六年除夕燈下

人，於是付了浴費，同張和陳三人一同由燦熱的浴室裏走到冷清清的街道上來。

坐好洋車，由車夫順着狹長的馬路飛跑着，張垣的洋車夫，經驗較少，只知一味瘋跑，不管是通衢鬧市，或者上坡下坡，依然並不放慢，時常使得坐客們心驚膽跳。當洋車走過清河鐵橋時，風勢甚大。橋上崗警，頭手皆縮在皮大氅裏，只露出兩隻眼睛悄悄看人。由橋上下望，只看水流湍急；河身雖並不見怎樣寬廣，但因地勢乃係斜坡，水流由上向下方充去，碰着河中不礙，所以波濤澎湃，聲音響震山谷。投目四望，只見山脈縱橫，黑嶽嶽的四面包圍住。火車的汽笛時時突然響起來，震人心胆。笛聲響後，接着一陣龐大的回聲由近而遠，延長到很久以後，才漸漸聽不着了。

這夜便住在「上堡」張的家裏。

(待續)

示威

戈 輝

我們携着手，
排成鐵石的隊伍，
銅網的陣線，
爭求民族的解放，
奪回國家的自由！

我們武裝起來，
把快的槍口和鋒利的刀刃
向着我們的敵人，
我們向敵人示威，
叫他們看看我們武裝的陣營！

我們前進，
不怕怯，
決不後退，
仗着我們的熱血和鐵臂，
前進！

×
×
×

月夜琴聲

琴

天上一輪明月，
照得大地都亮了。
月光下小河蜿蜒，
傍着一岸楊柳。
輕和的晚風。
吹得柳條飄蕩在空中。
河岸上坐着一個彈琴的人，
他斜靠着樹幹；
兩手撥琴弦，
眼睛看着潺潺的流水。
琴聲送着水聲，
幽然直達天上。
聲音給月亮聽到了，
他盡力推開雲彩；
爲的是好看着那彈琴的人，
不受雲霧的阻擋。

弟兄們：

不能再忍受了，

起來！

加入民族解放的大隊，

決不叫敵人拿我們當弱者看待。

× × ×

弟兄們：

不要徘徊；

只願向前衝去，

哪怕是「死」，

我們也換得了「正義」！

× × ×

弟兄們：

決不後退，

用我們的熱血，

鑄造獨立自主的國家，

和太陽一樣的偉大！

十二，廿五，一九三六。

小說

月夜

綠波

「淑，今天不就是秋節麼？瞧，這樣美好的月色，總

該要快樂些吧！」一種低微的聲音，從公園西南黑暗的角落裏傳出來。

「唉！……」

「怎麼樣呢？你不應該在這個絕無僅有的時候老是呻吟；縱使心頭有甚麼悲哀，你也可以說的呀！」這顯然是

一個男子的聲音。

「自從我們同學，開始認識，乃至交好以來，我隨時隨地都在留意你，我總覺得你心坎上定有不可告人的苦悶，因為你在我的面前，並不會有一次歡喜過，我不知道你是從來如此呢，抑是與我認識後才變成如此的？淑，告訴我，這正是一個機會，也許我能夠給你一些安慰，只要你相信我。」

月光很清朗的照着大地，這時我們已經可以從那陰暗的角落裏的椅上，看出兩個並肩而坐的情侶，他們挽着手，女的凝視着從垂楊縫中露出半面的銀月，她那可愛的雙眸，早被熱淚填滿了，直等到她的伴侶催促她回答他的兩話時，她竟囁嚅地哭出聲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從來我沒有對不起她的地方，而且任何事情從不會私自守過秘密，總之一切的一切，我對她只有真摯和熱愛，可是今天她竟有如此的表示，這可太令

人難以捉摸了！」他這樣的呆想著。

「淑，我總有那些對不起你的地方，你總應該原諒我；爲何老是緘默不言，還有多大用處呢？你知道我這時心頭的煩悶，恐怕比你更難受啊！」

「不，……」她收住了淚，男的用手怕拭去她兩頰的淚水。「淑，並不是你有對不住我的地方，你對我的一切都一樣了解，在你已往所寫給我的信中，我知道你很難認識我，不過我從來沒有向你談過我所遭遇的一切事變，可不是嗎，也許是我們相知不久的緣故，所以你並不會問到我的家庭情形，現在我不得不在你的面前申述我所遭遇的一切了。」

雲聽了她的話，這時才了解了大半。

「我麼，……」她又哭了，「我是沒有家的了！就是在東省事變的時候，父親在張總司令部下當團長，張總司令不知道爲甚麼要把不抵抗主義，下令叫部下退讓？那時我父親所帶的兵就在瀋陽城中，父親是一個不屈不撓，胆量極大的人，他這時不顧一切，當××兵入瀋陽城的時候，他就帶領着他手下的兵與對方衝突起來；你想一木安能支大廈，結果父親是受傷了，被××鬼子捉去了，後來聽父親的部下說，父親是被可惡的××人絞殺了的，多麼殘

酷啊……」她這時已無哭不噴了。

「繼續說下去吧，」雲也哭了。

「那時凡是還留在瀋陽城中的軍人，學生和小孩遭受慘殺的不知多少？好在我同母親在×軍未進城以前被送走了。等我們還在平瀋運軍的車廂中，已聽着×軍佔瀋陽的消息。我們到了北平與父家不到半月，父親慘死的消息也傳到了。母親在動身以前就病，直到離父親的死耗時，她老人家便溘然長逝了，可憐，可憐現在僅遺下一個孤苦零丁的我，恐怕不久也會離開人間的吧！只恨五年迄今，失地未曾收復，綏戰又起，而華北又岌岌不保，政府還在主張甚麼和平外交？哼，可惜我不是個男兒，更可惜我的體魄太不健康，要不然我也要充作義軍的啊！雲，你是有雄心，有毅力，有偉大志向的人，我希望你把你的熱血，你的寶貴的生命從此奉獻在國家和民族光榮的歷史之上！」

夜色沉沉，月光暗淡，他們並肩往東北方走去，一會兒便消失在陰影裏。

十二，廿五日完稿

運貨的人(續)

劍丞

「夜深了，老山和女人忍着飢餓，老早睡下了。但也不是永久的辦法，一天兩天，餓下去，怎麼了呢？媽媽的，天地都要翻過了嚟！這×國。」

「拍！拍！拍！」破門有人打得山響，老山驚嚇得起來，由門隙向外偷着看，却是雄狀的榮哥站在那兒，連忙開了門。

「老山叔！給你這包糧食，——老玉米——真不少，榮哥放下就走。老山奇怪這件突然的事，哪裏來的糧食？榮哥不也被辭掉了麼？但，老山嬉却免強的從坑上爬下來，預備煮飯吃了。」

第二天的早上，老山習慣的走出來，街上依是好滿了等候的人。

舊米處的門開了。背着閃灼的刺刀的警察和保安隊在門口防衛着，人的潮流一直向舊米處的門灌進去，又退出來。人們擠着，罵着，女人的喊叫，在羣雜的分不清，混成了一片浮動的海。他不願意擠進去，——也不能擠進去；只好提着籃子在外面觀望。

喂，喂，三斤白米！一個漢子摸着粟子。

——這兒不收錢，賣米的夥計冷屏的答。

——那兒交錢？

——二老爺府上！你幾斤？那漢子不覺失望了。

——呃，王有德的喂！一個漢子拿着收據喊。

夥計把米扔出來，

——喂，不是五斤麼？怎麼才三斤？抹着汗。

——你問二老爺去，管不着！

孩子的啼笑，女人的喊叫，男人高舉了自己一滴汗血換來的粟，擠不出來！……一切仍在扮演着。老山忘了自己是站在這裏。

「老山叔，來呀！」榮哥由後面蹣跚了過來，後面跟着許多年青的小伙子。

「幹什麼呢？」

「搶來去！」榮哥很自然的說，老山可嚇了一跳。

「來呀！搶！」榮哥揮着手，他們衝上去。

首先是刺刀和農民的肉撞着，接着，手槍也在門口上響起來。人和人的胳膊在動；血和肉在空中亂舞；他看見什麼？什麼也看不見，只嗅到血腥和硫黃氣。

女人和孩子哭喊的逃避，他開始的人羣裏鑽去，忽然，保安隊的手一扳「轟！」他便什麼都不知道了，老山水

久閉上了他的眼睛，他的血，被人們的腳帶到四方去；現在，他也許快樂了。……

一九三六，十一，一日改前作。

冬夜

羅賢書

在氣候寒冷，雪花降落之中，朔風吹起了，一盞寒燈小屋中，有兩個小孩子混身顫動着：「媽媽！媽！……冷啊！……」的嚷。

「唉！兒啊！你們不要鬧了；再等一會你們爸爸就回來，……一定給你們買一些好吃的東西，吃飽了就不再冷！……」孩子們的母親說：「唉！苦命的孩子們！」

這時屋中除了兩個小孩子，身體顫動着互相擠磨的聲音外，再沒有一些別的聲音。這樣沉靜的過了一個相當的時間，其中一個較小的孩子又喊道：「媽！怎爸爸還不回來呢？」

「……」孩子們的母親再沒有其他的話，能去安慰她的兩個可憐的孩子了。風伯却仍是在這屋西面，北面的破縫和破洞裏狂吹着。

「總爺，……您……饒過我……這回吧！下次再也不敢了；您……假如不給我，我便不……能再拉座了，我……家裏還

有許……多多人等着我拉車的錢……吃飯！您，饒過我吧！」一個人力車夫在雪地跪着，發生沉痛的聲音，求那立在長簽下避雪的警察，請他把那已然弄得全個成了雪球的車幫給他。燈光下看他的臉，有幾粒明星似的東西，在那閃閃的落下。

「叭，叭……」車夫的臉上，頓時起了五條指紋。接續着便有：「你媽的，什麼東西？沒耳朶麼？兩角錢的座就那麼槍，再大點價，你還不要命了！我告訴你，拿你的車幫是好的，不然，我不槍斃了你！……」一家子餓着嗎？哈哈！活該！怨你的命不強！跟我說不上。」一陣噉雜聲音。

「總爺！實因……下雪冷，所……」

「叭，叭……」又是這樣兩聲響。「你再說話，斃了你！」滿面怒氣，盛怒填胸的警察喊：「不知死的鬼，攬你老爺賭錢的高興。」

「唉！可憐！」寥若晨星的幾個人，異口同聲的說一個朱漆大門裏，住的是個闊老，富有刮得民脂民膏的錢。每日左擁右抱的守着幾位如花似玉的姨太太。養着些千嬌百媚的婢女，跑出跑進的僕人，真是樂得悠悠的。吃着燕窩魚翅，養得肥肥的。這夜天公作美，紛紛的下了

「天雪，可真樂壞了他們了。」

「喂！老頭兒！你看外面下了雪了呢！咳呀！太好了！」

「明天可以到公園去看雪景了！你說好不好？」一位閉月羞花之貌，廣寒仙子似的姬妻。

「好！憑你說的還有不好嗎？七！坐在我這裏來呀！」

那老頭兒拍着她的大腿說「請你吃好東西。」

「呸！看你這樣，人老心不老！」

住在溫暖的洋房裏，香氣撲鼻的室中，倆人僵着，絲

毫不覺外面風吼，雪飄；不知窮人的沒吃，住，穿。彷彿

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消沒在四片層上了。

「媽！怎爸爸還不回來呀！」小孩子很急着的問。……

……

「撲」，「撲」，門響了。

「爸爸回來了！」兩個小孩子都戰戰的站起來喊着，搶

着去開那將倒的門。

「嗚」……風進屋了！並且吹進了許多雪花。但是；

結果却更使大家失望。

「房錢還有兩天又該付了！不要忘記了你們已經欠着

一個月的錢了！再不給，可要叫你們搬家了。」一個橫氣

滿面的僱租人進了屋對孩子們的母親說。

「……」婦人嘴動了，却是沒有任何話說出來。飛

進來的雪花，已結了一層薄冰在地面的泥上。

「咳！今天也是霧氣，一天沒有拉到一個子兒，臨晚

上，好容易有一個座，講好了兩角錢，他又嫌我的車破，

上了別的車，我當然去問那個拉車的，爲甚麼搶我的座，

不料這時巡警來了，就給了我一巴掌，把車墊拿走了，一

直到了現在，幸而商號內幾位老板們給講情，拉他進去打

麻雀，才放了我，換了好幾下耳光，一頓罵，咳，至今一

個大子也沒有，還吃什麼呀？車份已經欠了三天。」正是

方才挨打罵的那位苦同胞，這樣對妻說，令人不忍卒聽。

「爸爸！我又餓又冷！」兩個孩子一齊的喊着。

「……」一陣嘈雜的聲音，作爸爸的也沒有法去安

慰他們的小孩子。吃，穿，房租，車租，人口，一切一切

的壓迫，都逼了來了！

「咳！」一聲嘆息，接着一聲喊冷的聲音……

窮人的屋中黑暗了！寂寞了！

屋外，雪仍在落，風仍在吼！

但是富人呢？在左右擁抱着姬妻，穿着好的，吃着綠

的，沒有一切的憂愁，又何嘗知道寒風仍在怒吼，白雪仍

然在飄落呢！

戲劇
月亮升起來 (續)

愛爾蘭 Lady Gregory
莎金譯

巡官 滾開。

賣唱者 呵，等着，你聽吧。(唱)

住在那羅斯城勞富農的女郎。

她誘引着蘇格蘭兵委尼哈特。

母親對她講：

「妳若與蘇格蘭兵結婚，

會使我顛狂。——

你披上蘇格蘭的花紋衣裳。

巡官 不要唱。(賣唱者抱起他的歌譜，曳行着走向階梯)

樓)

巡官 你上那兒去？

賣唱者 是，你叫我走，我就走。

巡官 你別裝僵，我不是告你走向那條路；告訴你回去，回到城裏去。

賣唱者 是回到城裏去嗎。

巡官 自(抓住他的肩頭，拉在自己面前)這兒，我指

你那條路，你去吧。你爲什麼停頓？

賣唱者 (雙目注視到告示上去)巡官，我想我知道你是在

等什麼了。

巡官 那干你什麼事呢？！

賣唱者 你等的那個人，我很知道他——我很知道他——

那末我就走啦！(他向前曳行)

巡官 你知道他嗎？回來，他是那一類的人？

賣唱者 巡官，是要我回來嗎？你要來殺我嗎？

巡官 你爲什麼要說那個？

賣唱者 我要走，沒關係。倘若再多十倍我也不想。(走向戲台左邊)倘若賞金再多十倍我也不想搶你的

功勞。

功勞。

巡官 (追回他)回來，回這兒來。(拖他回來)他是那一

類的人呢？你在那兒見過他呢？

賣唱者 我在我的家鄉——康特喀夫見過他。你要是聽到

他真會教你駭怕。沒有一樣武器他不會使。他的

肌肉結實得跟那塊板一樣(以手擊木桶)。

巡官 難道他真那末厲害嗎？

賣唱者 他就那樣。

巡官 你是這樣告我的嗎？

賣唱者 在我們家鄉有一個窮人用塊石頭結果了一位巴利沃汗來的巡官。

巡官 那我怎麼沒聽說過。

賣唱者 巡官，你不會聽到的。不一定每一件發生的事都會在報紙上被登出來的，還有一個便衣警察也被他殺了。……他是在利木威……是常凱末爾勞警察所被擊之後……月光……正如現在的時候，……在水邊。沒知道確實的情形。

巡官 是你說的那樣嗎？我們是屬於這樣可怕的一個省分呵。

賣唱者 是的，的確！你非得站在那兒，向那邊看着，你想他會從這邊碼頭上來。（手指示）也許他偏從那一邊上來的。（手指去）或者你還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他已經撲上來了。

巡官 要捕像那樣一個人，應該多派一隊警察來。

賣唱者 但是假如你願意我同你一塊兒留在這兒，我可以坐在這木桶上，看守這下邊。

巡官 你是不是很熟識他呢？

賣唱者 巡官，他在一里路以外，我都可以認識的。

巡官 但是，你不會分我的獎金吧？

賣唱者 像我這樣的窮人，只配在馬路上或市場唱一唱，那還想在弄獎金上露名呢？但是你不要我，我在城裏比這兒安全得多。

巡官 好，你停下吧。

賣唱者（坐在木桶上）巡官，好吧。巡官，我奇怪你像這樣上上下下的走動，還不疲倦嗎？

巡官 就算我是疲乏，但我也很習慣了。

賣唱者 今天晚上在你面前還有更辛苦的工作。你要從容去對付它。這兒木桶上有空地地方，你高高的坐上去，可以看遠一點兒。

巡官 那也許（登上木桶，在他側面，面向右方，他們背對背坐着，看往不同的方向）我覺你所說的有點奇怪。

賣唱者 巡官，給我一枝洋火（他遞洋火，賣唱者點着煙斗）你也抽口好嗎？它使你清新一點。你不要回頭，等我把洋火遞給你。為你生命起見，不要把視線離開碼頭。

巡官 別怕，我不會不視着。（點着煙斗，大家抽起煙）實在，當警察的很晚也得待在外面，在一切的危險中；也沒有一點好處。要把你派到險處去；也

不管你是結了婚，有家庭累贅的人。只有服從我們的命令，毫無選擇的權利。但是除了人民罵我們以外，什麼也得不着。

賣唱者 (唱)

經過這小崗，我看過這山崗，長滿了酢醬草的平原；

我站着的剎那，自然含笑看着岩石和溪流。

在那肥美的山谷下，我把目光注視那漂亮的姑娘

，
她唱着她的歌，葛蘭留貧老又謬誤。

巡官 不要唱，這時不是唱歌的時候。

賣唱者 呵，巡官，我只想唱歌可以壯我的胆子。我想到

他，心都沉下去了。你想我們兩人坐在這兒，他

可以爬上碼頭來，立刻抓住我們。

巡官 是在聽着嗎？

賣唱者 我是在睡着，也不要賞金。但是當我看到一個人

在困苦中，我從不試想去救他出來。我是個傻子

嗎？那是什麼東西？有什麼打了我一下。

(摸他的心房)

巡官 (拍他的肩) 你將從上天得到你的獎金。

賣唱者 我知道，我知道，巡官，但是生命是可寶貴的嗎

巡官 好吧，倘若唱能鼓起你的勇氣，你還是唱吧。

賣唱者 (唱)

她的頭禿光，她的手足為鐵鍊捆綁。

她的深憂歌曲，哀傷的墜泣混和着晚來的風聲，

她悲成的情調唱出：『老葛蘭留的歌唱皇帝吻着

她太甜密的紅唇……』

巡官 不是那樣，你該唱：『她穿上她的染了血跡的衣

裙』你漏落這一句。

賣唱者 巡官，你對，是那樣的，我漏了那句：『她穿上

她的染了血跡的衣裙』但是像你這樣人，也知道

那樣一個歌，真想不到。

巡官 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你希望能夠知道的，但偏偏你

要知道它。

賣唱者 巡官，我敢說：你年青的時候常常坐在城牆上，

跟你現在坐在木桶一樣，你身旁還有別的小孩子

，那時你唱着『葛蘭留』？

巡官 不錯的。

賣唱者 還有『Green on the Cape』嗎？

巡官 那是所唱的其中一個。

賣唱者 也許今天晚上你所看守的那個人，他就是同你幼年時候常常坐在城牆上，還唱這一類的歌……世界是不可思議的……

巡官 聽！……我看到什麼東西來了……不過是一隻狗

賣唱者 世界是不可思議的嗎？也那時候常常同你在一塊兒唱歌的孩子中的一個人，你在今天或明天會逮捕他，還把他送進監獄去。

巡官 的確，實在那樣。

賣唱者 也許有天晚上，在你唱完以後，假如別的孩子告訴你一些他們的計劃；是關於謀國家解放的計劃……你若能加入他們中……或者你現在也在煩惱中

巡官 在那些天中，我有很大的勇氣。誰料我不會呢。

賣唱者 巡官，世界是不可思議的。無論誰的母親，當她看到她的孩子在地板上爬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在他未死以前，將有些什麼事情發生；蓋棺才能定論。

(未完)

編後話

自本刊倉卒出版，關心本刊的人都非常踴躍；自然本刊同人也有一番快樂，在快樂的情緒中，我們有幾句話要說說。

本刊在籌備過程中，比較感受一些困難；但經師友們熱心贊助和勉勵，於是本刊才敢大膽的出現在諸位讀者們眼前。

刊物是誕生了，然而因種種關係，以致本刊第一期篇幅較多，內容亦甚簡陋，故敬希讀者諸君原諒！

關於本刊內容，今後當極力改善和充實。然而本刊是大量的，故希望大眾的愛護。

本刊對徵集稿件，絕無偏見處，凡內容合本刊宗旨者，無不盡量刊登。

贊助本刊的師友們，對本刊的熱忱和贊助，同人等只有虔誠的感謝！

又本刊同人，多忙於功課，以致每擬定出版時期延誤，故今後決改月刊，特此聲明。

編者

徵稿條例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本刊文字以短小精悍為主，來稿不得超過二千字。
- 三，來稿請用原稿紙繕寫清楚，稿末注明詳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來稿設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希勿附寄郵票。
- 五，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欲刪改者請於稿末聲明。
- 六，來稿一經登載後略致薄酬。
- 七，來稿請逕寄北平中國大學莎金君轉。

編輯人

白浪 莎金 貞夫
 劍盛 戎施 戈輝

代售處

北平東安市場 西單商場
 各大書店各學校均有代售

廣告價目	
等級	特等 優等 普通
地址	底外 底裏 正文前後
全面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半面	十元 五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欲刊登者，請逕函中國大學莎金君交涉。

本刊定每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呈請登記中